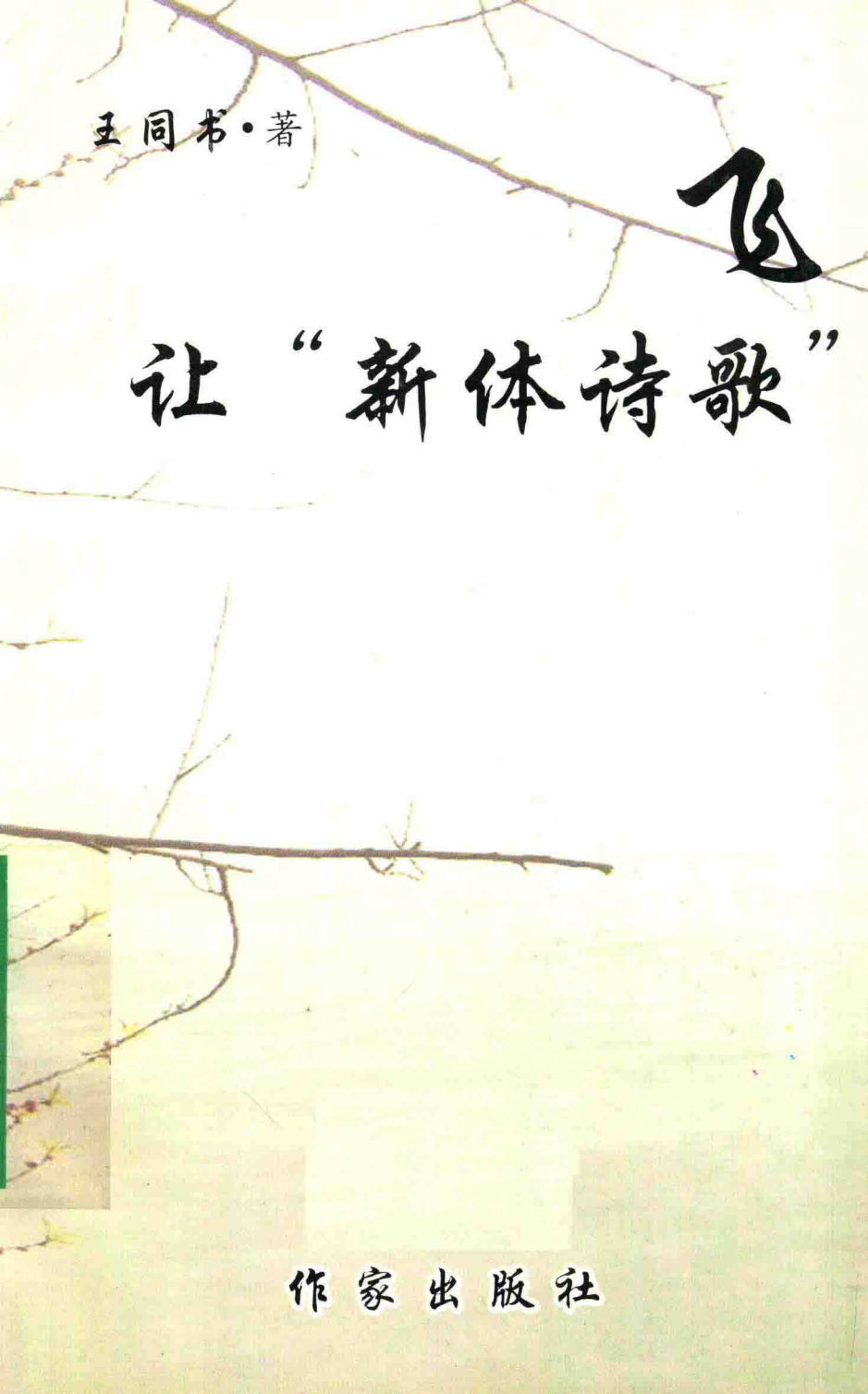




王同书·著

飞

让“新体诗歌”

作家出版社

让“新体诗歌”飞

王同书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新体诗歌”飞/王同书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52 (当代作家文库)

ISBN 978—7—5063—5246—8

I. 让… II. 王… III. 文化—作品集—当代 IV. G2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0518 号

让“新体诗歌”飞

作者：王同书

特邀编辑：黄海云 徐云

责任编辑：张洪波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http://www.zuojiachupanshe.com

印刷：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0 千字

印张：8.5

印数：0001—2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246—8

定价：30.00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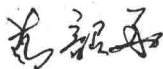
《让“新体诗歌”飞》序言

王同书同志是省社科院研究员，省作协会员，明清小说研究专家，又是诗词创作与评论的高手，在职时编《明清小说研究》，退休到省诗协任《江海诗词》副主编。写作发表、出版了许多文章、论著。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有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我在省作协工作时，就和他熟悉，后来我到省诗协工作，和他同事，深感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为诗词发展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1990年他离开诗协后到一些高校中文系任教授，仍然为中华诗词的发展探索新路。写了很多关于诗词评介、革新发展文章，出版了《江草江花——江苏诗人诗作评论》、《当代诗词新视界》、《激扬斋诗论》、《顾浩词的多彩世界》等论著，报刊多作评介，获得广泛好评。

2010年省诗协又聘他为《江海诗词》副主编。这本《让“新体诗歌”飞》，就是他出任新职的第一本书，主题仍是推动中华诗词的发展变革。全书18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以毛泽东同志的热盼中华诗歌出现“新体诗歌”的热望为中心，促进“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所用例证主要是我省卓有成就的顾浩词人、方祖岐将军的作品。书中观点和例证都是我认同和值得我学习的，我也相信他的观点必将得到广泛的认同，他的书必将受到广泛的欢迎。

同书同志大病初愈，就如此勤奋，更令我感动。因此，我很高兴为他的书写这几句话。



2011. 3. 14

自序

—

敝人从小喜欢诗歌，屈指算来，与诗同行已六十多年。多年来，岗位、住所，多有变迁，而痴迷佳作，有增无减，手抄口诵，默写摹拟，乐之不疲。曾记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家兄林书夏夜纳凉，轮流背诗，以度长夜，各得千余，可见沉耽。忆所背诵，林兄多有关国计民生者，我则偏爱新体，对变革者，心仪不已。回首浑如昨日。

我参加工作，先当中学老师，后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既感幸运，又觉有憾。幸运的是总是和文字打交道，在笔墨间讨生活，固所愿也；有憾的是课务、课题（小说研究）繁重，对诗钟爱，只能作业余之好。但前几年检点论著，关于诗者，超出关于小说者，可见我的诗缘与恋诗情结。

在我的各种诗歌论著中，注目评介的是两方面，一是弘扬优秀诗作，开发益世效应；一是推动诗体改革，促进“新体诗歌”。

这本书就是这两方面的集中。书中上卷专就“新体诗歌”（“新古体诗词”）作论述；中卷，以传统诗词必须改革之论述作为上卷辅论；下卷，选列一些新体权威作品和自己习作，为主题论文作印证，以求收理论与创作结合双胜之功。

从我这些习作，也可看出我的学诗之路。吸取古今中外诗作之长，熔铸自己心声，尝试各种体式。为时、为事、为诗言志抒情，力求有诗味，精炼，押韵。内容、体式、语言都着意创新，不求出语惊人，只望有益后秀。

二

在我学诗促变的生涯中，共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这些论论著有着“从一到八”的数字情缘。就是一个中心，两保一去，三十二字，四条途径、四条规律，五大准备，六大要件，七十坚信，八大阶段。现重点围绕推动诗体改革方面，概述如下：

一个中心，就是“求本促变”。即《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中华新诗体》文中说的求诗之本，促诗（包括内容形式）变革（创新）。

两保一去，也是在《天时》文中说的“新古体”（“新的诗体”）与古体、格律体、自由体这三类诗的不同，在“保存诗意、诗味；保存句式精炼、整齐、押韵；去掉散漫和平仄、对仗、平水韵等苛繁格律”。

三十二字，是说的为新体诗歌（新古体）造的像，即《天时》文中说的“志趣高雅，精炼清醇。句式整齐，长短匀称。声调和谐，灵活用韵。结合音像，味浓体新。”共八句，三十二个字。

四条途径、四条规律，有两说。四条途径，是说我学诗写诗的四个方面：学习古典诗歌，学习民歌，学习自由体新诗，学习外国诗歌。这从本书我的创作中可以看出，外国诗人海涅、歌德、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作，都有影子在我诗中。四条规律，是说我认为中华诗体变革有四条规律：一是不断增加新品种，与原有的共存共荣；二是新品种是由时代、社会、民众和诗歌本身发展需要而诞生的。三是新品种的能否确立，是由是否有优秀作品确定的。优秀作品是创新体的根本。四是新品种要发展，要更新，必须向其他文艺品种（音乐、戏剧、曲艺等）学习、融合。

五大准备，是说我我觉得要写好诗论，必须要有五方面的积累。第一，要有传统诗词的基本功，从诗经到唐宋元明清名家名诗，都应如数家珍，还应懂格律、能写格律诗。第二，要懂自由诗，对从五四到现在，八十后、九十后的诗人、诗作，有了解，重点佳作耳熟能详。第三，要懂当代诗词，对当代从中央到各省的诗词勃兴状

况，要大致了解。对著名诗人，著名作品，要胸中有数。第四，对“新体诗歌”（“新古体诗词”）也要深入细致了解，公平、公正认识。第五，要炼成一副既能创作又能论评的眼光、笔墨，不要眼高手低，不要眼低手高，要眼手都高。手起挥五弦，笔落惊风雨。

六大要件，是《“新古体词”开辟诗歌发展新路》、《天时》等文中说的：一种新诗体的确立发展成熟，一定要具备六大要件：一是时代要求，应运而生；二是有大量规范完美的作品；三是所创新体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并采纳；四是该体有公认的代表作家、优秀作品和广大读者。五是得到社会和执政当局的支持；六是有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诗史上新体能确立多由于这六大要件具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体不能确立，再吹也没用；能确立，再骂也不倒。

七十坚信，是说我对诗改革，对“新体诗歌”能确立的信心，是七十岁后坚定起来的。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正是七十岁后，仔细研析了中国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喜人现状，觉得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的最佳时期到来了。诗体革新，机不可失！所以，我虽高龄，又染重病，但仍然喜随诸位，发声欢呼：“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一定成功！一定亮丽成功！

八大阶段，是说我对中国诗歌诗体变革，成功出现新诗体的情况的概述。一是诗经——楚辞时期，二是汉魏六朝五言时期，三是唐诗，四是宋词，五是元曲，六是晚清诗“解放”，七是自由诗，八是“新体诗歌”（“新古体诗词”），这点在《中华诗体变革的特点和规律》文中，有较详述，这里不重述。

以上是我读诗、学诗、写诗、评诗、论诗的小结，以数字来提炼，是想方便读者审议、批评，而不是凑杂时髦，博人眼球。

本书如此速成，也因为适逢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与北京《诗国》社，在江苏联合举办“创造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研讨会，我有幸参与，宿愿得偿，不亦快哉！特採此微芹，作大会献礼！

书名“让‘新体诗歌’飞”，是效颦当前“让子弹飞”等时尚之语，也算“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读者哂谅。

目 录

让“新体诗歌”飞（目录）

序言 葛韶华

自序

上卷 主题论述

(3) 学习毛泽东诗论 促进“新体诗歌”

(9) 念载耕耘 几点体会（顾浩）附录：柳三变与顾三变

(13) 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顾浩）

（附：金陵春草绿 悠悠赤子情《中国艺术报》“专家评论”顾浩词作）

(24)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中华新诗体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考议

(33) “新古体词”开辟诗歌发展新路——顾浩《胜日乐章》的启示

(43) 词曲声像 惊倾视听

——《江风海韵——顾浩词作名家演唱集》纵论

（附：美境美声 美奂美仑——顾浩词集《江风海韵》纵论）

(65) 友谊之花最绚烂——再论顾浩词人的友谊词作

(73) 天机云锦 鬼斧神工——顾浩“特型”词作点评

中卷 申论参考

(93) “五·四”诗体解放的冲击波与当代诗词大潮

(99) 当代诗词与传统继承

(105) 传统诗词改革规律谈——兼致纽约·张病知先生

附：中国传统诗词改革刍议（纽约·张病知）

(111) 新旧齐辉，中西交融——港台诗歌的特色与走向

(118) 先进·丰富·独创——试谈名家诗作超越时空脍炙人口的奥秘

(125) 诗无新旧 诗有优劣（附：自由、格律 各有优长）

下卷 创作鉴证

(131) 石城新词（十首）（顾浩）

附：比喻连城璧——《石城新词》书后

(137) 方祖岐（自度词）（八首）

(140) 江潮涨暖 妙词自度展新篇（徐红）

——试析方祖岐将军自度词近作的几个特色

(146) 《当代江苏千家诗》选萃点评

(159) 江海新声

(164) 激扬斋劝学

(167) 文、书“尾牙”

(169) 《珠花》选辑

(191) 后记：中华诗体变革的历程与规律

附录：王同书诗歌创作与研究著作与发表文章目录

上卷 主题论述

创造有中国特色新诗体，追根溯源，是诗人毛泽东提出来的，是他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关爱和诗体改革的设想。臧克家、贺敬之、顾浩等是自觉、热情、积极地以创作和理论来丰富和实践的。笔者则是阐述毛泽东这一理想和总结他们的成果，并尝试着为新体立名、界定，以方便读者参照。

学习毛泽东诗论 促进“新体诗歌”

毛泽东的诗论数量不多，更不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艾青《诗论》等的系统专著，但对中国诗苑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本文只就其“诗论”有关中国诗歌的发展改革和“新体诗歌”问题作些解读。我们先来看几段他有关诗歌的论述。

1957年1月，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后来又补充说：“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引自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发展新诗，必须走民歌与古典诗歌“两结合”之路。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诗），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诗）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在讲话提纲中还写有“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等句。（引自《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24页、第202页）。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里提出了“新体诗歌”的概念，很值得注意！

1965年夏，毛泽东在武昌与梅白论诗时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他“偏爱格律诗”，不喜欢当时的新诗，但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他强调“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结合”写新体诗歌的设想：“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炼……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

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据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又多次提到，律诗格律太严，难于普及。如他对蒋竹如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唯有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后来又对陈毅说过：李白、李贺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等。

当然，毛泽东诗论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地理解，决不能把它前后分割开来。从“新诗”到“新体诗歌”和“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正好表明毛泽东诗论是向前发展的，我们必须给以准确的解读。

毛泽东为什么在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因为旧体诗从“五四”以来，一直作为“谬种”、陈辞烂调，而被白话新诗取代，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如此。1957年中国诗坛几乎是白话“新诗”的一统天下；报章杂志，不见旧体诗影子。臧克家又是新中国诗的刊物《诗刊》的主编；更重要的，毛泽东这样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带有支持、肯定性的。可是后来他为什么不再这样说了呢？因为他考虑到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中，有许多是不精炼、不整齐、又不押韵的散文化自由诗，脱离了民族诗歌的传统。难道中国诗可以让这种诗成为“主体”吗？显然不能。可是这种不精炼、不整齐、又不押韵的散文化自由诗仍然“独霸”中国诗坛，他发现自己的信可能使人产生误解，他就特地约见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针对新诗存在的问题，从正面提出“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等。这可以说是对那封信内容的重要补充，也给新诗发展指明了方向。到1958年3月，他正式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请注意是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的）：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与古典诗“两结合”，“要产生一个新诗”（这个“新诗”即后来说的“新体诗歌”）。到了1965年，他在致陈毅信中提出了“新体诗歌”的概念；与梅白谈诗时又

进一步提出了“三结合”产生“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的构想。可见“新体诗歌”与“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是同一个概念，但与起先在信中说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新诗”则是不同的。那时的“新诗”指活跃在当时的白话自由体诗，而这里的“新诗”是指改革后的“新体诗歌”。由此可知，毛泽东在认识上是有所发展的，其诗论也是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早已看到“新体诗歌”的苗头，才提出关于中国诗出路的“两结合”、“三结合”的创新构想。这并不是他凭空的主观想象，而是他对千百年来中国诗歌创新发展经验的总结。因此，综观毛泽东诗歌理论，归根结底，就是要创新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流诗体，如同唐诗、宋词、元曲分别代表了唐、宋、元时代的主流诗体那样。这种新时代的主流诗体，内容上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富于人民情感，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做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式上则必须具有民族的特色和风格，兼有中国民歌和古典诗歌的优点，语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因此，中国诗歌发展创新，体制改革，必须要走“两结合”（民歌、古诗）或“三结合”（民歌、古诗、白话新诗）的“新体诗歌”之路。

毛泽东还以创作实践来印证自己的诗论。

一是在创作中大量吸取古典和民歌精华，如关于共工触不周山反其意而用之，认为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再如对陆游咏梅词的反其意而用之，也写了一首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与陆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孤芳自赏、失败凄伤相反。有的则直录民歌，如“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注也说明）等等。

二是在“诗语”中出格变通，采用口语，连“不须放屁”这样的话也写入词中，至于平仄，则多首多处，放宽要求，不拘拘平仄，不按诗律、词律（谱）要求（这方面许多专家、同好均已指出，此不重赘）。在用韵上，更有学究派们所指为病的做法，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上下阕韵完全不同。毛泽东自己也知道，说“只得仍之”，这就说明毛泽东诗词在用韵方面也以意为主，不拘破韵。坚持变通。

三是试作新体，如《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有田有地吾为主》（1945年）：（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泽东并未明言这是“新体诗歌”，但读者一看会知道这是“新体”。

从以上毛泽东的“诗论”和创作实践，可见毛泽东是非常关注中华诗歌的发展，极力主张诗歌改革，提出改革发展的路子，努力方向。并明确提出改革创新诗体叫“新体诗歌”。这对当代声势浩大的“新古体诗词”创作、研讨高潮中，为“名称”争论不休的状况，极有“定音”之用。我以为由贺敬之、顾浩等所倡扬的“新古体”，从体裁特色来说，完完全全可以归入到“新体诗歌”中。这我们只要将贺敬之、顾浩等创作的指导思想和采用体式的要求与毛泽东“新体诗歌”理论，对照一下，就十分明白了。

上述种种，本来是十分明白和应该努力实践的事。然而，某些“名诗人”似乎至今尚陷缠在“主体”、“谬种”对诗词发展的正负影响中。对于诗歌改革创新，虽然也讲支持，但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仍然是唯格律诗是正宗，格律最美，稍有变通，都是“野狐禅”。另一些“名诗人”他们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向民歌学习，让传统诗词和白话自由体新诗相互“靠拢”，“合流”；向“亦诗亦词亦曲”方面努力；走自度词、自度曲之路……但是种种主张要求繁琐得很，都没有毛泽东所说的明确、全面而切实可行。还有人：只要一提到“主流诗体”，他就说你想“独霸”、想“扼杀”其他诗体。这是一种曲解，至少是误解。因为首先，我们提倡写“新体诗歌”，认为“新体诗歌应是当代主流诗体”，却并不排斥其他各

种诗体。各种不同的诗体完全可以百花齐放，发挥各自的长处，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什么是当代“主流诗体”，这决不是凭个人好恶来决定的，而是由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是由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归根结底，这是根据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喜爱来决定的。诗史显示有两种情况，两种规律，一是从唐诗宋词元曲到五四白话新诗，其语言越来越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在格律方面则逐渐放宽，以至完全不拘平仄，押韵、对仗也比较自由。二是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千百年来随着生产科技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影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文艺的品种和样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认真创作、尽情欣赏“格律诗词”的人，将会越来越少。陕西两次全国诗歌大奖赛，参赛作品写传统诗词者仅占15%，其中严格按照格律诗要求写作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创作具有民族形式格律比较宽松的“新体诗歌”的人，必将越来越多。其读者群同样会越来越多。因为“新体诗歌”体裁要求简易，容易掌握，抒情达意方便，是新生事物，正在成长之中，其发展前景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

毛泽东曾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它才叫领导。”他还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6页）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对“新体诗歌”发展前景的预见。我们相信，一切有远见的致力于诗歌改革创新诗人词家们，有影响的诗坛元老们，当会预见到“新体诗歌”蓬勃发展的光明前途，而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满腔热情地支持它、鼓励它、切实地指导它、帮助它，促其早日成熟起来。那种不分主次、听任各种诗体自由发展、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是不可取的；看到“新体诗歌”在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就横加挑剔，责其“非驴非马”，是不应该的。至于有人抓住毛泽东信中“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一句话，无视毛泽东其他重

要诗论，而大做文章，对当代“新体诗歌”（“新古体诗词”），横加批评指责，那就必然成为历史错误。当然，也阻滞不了“新体诗歌”的成长、发展、壮大、蔚成风气！

周恩来曾说：“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中华名人格言》第96页）从目前创作情况来看，“新体诗歌”还是“一枝幼苗”，但它却是“新生事物”，因而具有“无限的活力”，终将成为“参天大树”的。北京《诗国》社更将“新古体”辟为《诗国》刊物的四大版块之一，每期都刊载大量的有分量的创作与评论，还组织全国性的研讨会。江苏《江海诗词》开辟了“诗路探新”专栏，诗人、评论家同样作出了多项努力与贡献，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发表、出版了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四川晚霞诗书画院中国新体诗歌研究所，18年来组织与团结了全国800名老中青诗友，坚持走毛泽东“三结合”诗歌创新之路，获得丰硕成果。由此我们坚信，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这种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中国式”“新体诗歌”，定能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流诗体。新时代呼唤“新体诗歌”！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新体诗歌”！毛泽东关于诗歌创新发展的“两结合”、“三结合”构想，一定会化作无数诗人努力探索实践的行动！让“新体诗歌”之花，让“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之花，在中华大地普遍开放，在社会主义百花园中大放异彩，一年四季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与陆焕平合写）